

月黑惊风

——一位英国少女在希腊海滨的奇异遭遇



英国玛丽·斯图亚特

石竹、雨峰 译

月黑惊风

〔英国〕玛丽·斯图亚特

石竹 雨峰 译

漓江出版社



月黑惊风

[英国]斯图亚特 著

石 竹 雨 峰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3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200,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ISBN 7-5407-0573-6/I·429

定价: 3.20元

目 次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2)
第 三 章	(29)
第 四 章	(46)
第 五 章	(58)
第 六 章	(68)
第 七 章	(86)
第 八 章	(105)
第 九 章	(115)
第 十 章	(125)

第十一章	(138)
第十二章	(149)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75)
第十五章	(195)
第十六章	(204)
第十七章	(223)
第十八章	(240)
第十九章	(258)
第二十章	(273)

第 一 章

这小小使者在天上轻盈地飞……

一直向前……

直到它飞近水花四溅的泉边

在洞口旁，泉水不住地

喷向温和的空气中……

——济慈：《思狄米翁》

一只白鹭从柠檬树林中飞了起来，于是展开了我们的故事。我倒不是想装出一副神气，说自己一眼就看出这意味着自己将有一番奇遇。就象是老一套童话故事一样，一头白鹿从着了魔力的荆棘丛中蹦出来，把王子从他的随从身边诱走，让他迷失在茫茫林海，到了黄昏，危机四伏。但是，当那只大白鹭突然从油光闪亮的树叶和柠檬花深处冲天而起，盘旋着飞进深山时，我确实是跟着它走了。那是4月的一个中午，大好晴天。克里特的白山脚下，公路滚烫，尘土漫漫。但峡谷却是一片葱绿，水声潺潺。那鸟儿扇动着白翅膀在前面飞翔，在深山的日影中时隐时现。空气中充满着柠檬花的香味。此时此地发生这样的事，不去跟踪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呢？

那天我搭车从伊腊克林来，到了通向艾奇奥去的小路。

口。车主人让我下了车。我调整了一下肩头充作行军包的大帆布袋，转过身来向捎我前来的一对美国夫妇道谢。

“别客气，亲爱的。”斯陀德太太从车窗口探出身来，很关切地说：“可你真能行吗？这么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我可不愿意就这样把你丢下呀。你真的要在这儿下车？那边的路标写的什么？”

那路标我一看倒是很有帮助，上面写着“ArΓεopr10Σ”。

“说呀，你认识那是什么？”斯陀德太太说。“哎，你听着呀，孩子——”

“没问题，”我笑着说。“这确实是‘艾奇奥’。据您的司机说——还有地图——这村子顺这条小路前去也不过就是半哩多路，转过那边那个小山口，说不定就看得见了呢。”

“但愿是这样吧。”我下车以后，斯陀德太太也下了车。看着司机把我的小箱子从车上的行李仓取出来，放到我跟前的路边。斯陀德先生个子很大，身体壮实，而且脾气很好。他穿着橙黄色衬衣，卡其布裤子，头上戴一顶宽沿软边麻布帽。他认为自己的太太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漂亮的女人，对我也直言不讳。而她呢，脾气也蛮好，而且极其精明。他们那股热心劲，那股乐善好施，一古脑儿向你身上倾倒下来，叫你不接受也没法挡回去。这似乎是典型的美国操行。我不过是前一天晚上在旅馆才认识他们的，可一听说我要去克里特南部海岸，便说什么也要我跟他们一起走一程，因为他们租了车要去这个岛上玩玩。而眼下呢，似乎说什么也得我取消我那在这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车访问无名小村的愚蠢计划，跟上他们一起去走完全程。

“我不喜欢这样。”斯陀德先生焦急地望着那从大路边

蜿蜒下坡的石径伸向长满荆榛刺柏的山坡之间。“我不喜欢这样把你一个人甩下，嗨——。”他把那真诚善良的眼睛转向我——。“就在老夫人和我来这里之前，我看过一本关于克里特的书，真的，费丽丝小姐，他们这里还有一些风俗叫人不敢置信。据书上说，希腊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一个相当蛮荒的国度。”

我笑了。“也许吧。不过他们有一个原始风俗就是陌生人神圣不可侵犯。即便是克里特，也不会有谁来暗算远道来的！真的，别担心。你们实在是好心，可我不会出事的。我跟你们说过的，我在希腊已经住了一年多，而且过得蛮不错。——我过去也来过克里特。你们放宽心走吧。这地方下来正好，用不了20分钟我就能到村上了。旅馆知道我明天才来，不过我知道他们那里没有别人，我弄张把床铺没问题。”

“你那位要来找你的表姐呢？能保证会到吗？”

“笃定。”他仍然很关切，我只得再解释一遍。“她误了时间没赶上班机，不过她叫我别等她的。我给她留了个条子。即使她赶不上明天的汽车，她也会租个车什么的。她能干得很。”我微笑着。“她很关心我，生怕我因为空等着她耽误了我的假期。你们使我多了一天时间，她也会跟我一样感激你们的。”

“好吧，既然你心里踏实……。”

“我心里真的很踏实。听我说，别再耽搁你们了。搭车走了这么远，实在是太好了。要是我等明天的汽车，得要一整天才到得了这儿呢。”我笑着伸出了手。“那时我也不过就在这儿给甩下来！你们算算，你们真的多给了我一整天假期呀，还搭了车，不能再好了。谢谢，谢谢。”

终于他们心里踏实了才开车走。车沿着水泥一样坚硬的

山路向前开，碰到冬季山洪冲出的沟槽便要颠簸。过了一处陡峭的山嘴，便隐没了。车后留下的飞尘一片朦胧，只有微风慢慢地将它吹散。

我站在箱子旁边，向四周察看起来。

白山是由许多高峰连成的山脉，是东西走向的克里特山岛的主脊。在岛的西南部，小山丘一直延伸到海岸边，一片草莽，怪石林立。沿岸有一条山溪流入海洋，在壁立的群峰之间切出了一条淡水通道。海岸边不时可见三两村庄，数所房舍，新月形的屋瓦覆顶，前临清溪，后倚大山。山上绵羊、山羊悠闲自在地吃着草。有些村子只能在迷宫一样的山丘中攀悬崖过峭壁或者乘帆船从海上才能到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山村，叫艾奇奥或圣乔治的地方，我选定了来度过我那为期一周的复活节假期。

我告诉过斯陀德夫妇，我去年一月以后，就到了雅典，在美国使馆当秘书。21岁能来到我久想一游的国家工作，我觉得很幸运。在雅典我过得很愉快，认真真地学语言（由于比较熟练，我获益匪浅），节假日及周末我全部用来探寻能够到得了的名胜。

这次复活节假期未来之前一个月，我表姐弗兰西丝·司柯贝告诉我说她打算在和朋友一起于春天开始的环球旅游途中顺道来希腊游玩。听到这一消息，我高兴得不得了。弗兰西丝比我大得多，差不多要算是我父母的同龄人了。三年前，我母亲去世，丢下我孤身一人（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他在二次大战当中牺牲了），我便去了伯克郡跟弗兰西丝过。她和别人合伙经营一家小有名气的岩生植物苗圃，还写关于植物的文章、著作、讲演，并且为她的书和报告拍摄许多彩色照片。我给她写信，说希腊的野花这么好那么好，这果真打动

了她。她的朋友们好象是要从布林的西乘小艇去比雷埃夫斯，在那里停几天，好考察雅典及其周围地区，之后他们打算悠闲地乘船遍游这些岛屿。他们到达比雷埃夫斯的日期正好赶上我自己的复活节假期。不过（我比较详细地写信告诉过弗兰西丝），就是为了她，我也不愿把几天宝贵的假期花来钻复活节的人群赶热闹，跟几个星期以来拥向城里的游客挤着玩。我建议她离开旅游团几天，跟我一起去克里特，这样可以悠闲自在地见识见识农村，见识见识白山上长的奇花异草。当小艇下周经过伊腊克林驶向罗得岛和斯波拉提群岛时再归队，之后，在返家的路上，她可以在雅典稍稍逗留，在我那儿住几天，自由自在地去看“名胜”，免得赶在复活节跟人家挤。

弗兰西丝兴致很高，她的领队也很好说话，余下的就是要我尽可能在克里特西南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既淳朴宁静，又具备“真正希腊”的美，还要能符合新的旅游时代必须具备的舒适卫生标准。这些条件完全具备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我确信我找到了这样的地方。在雅典咖啡馆认识的一位熟人——一位专写旅游书籍的丹麦作家，他花过好几个星期游历了希腊群岛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告诉我，在克里特南部沿海的白山脚下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

“要是你真要这样的地方的话，那么艾奇奥准没错儿，它丝毫未受过外界影响，甚至连一条路都没有——只有一二十座房子，一个小小的教堂，再就是大海，”他说。“我想，你肯定想游泳吧？好，我找到了一个游泳的好地方，有大石头作跳板，水底下是沙床，真运气。你要是想看花，想观光——嘿，随你爱向哪个方向走，都是一个样，要多壮观有多壮观，要多空旷有多空旷。噢，还有，尼科拉，要是你有兴

趣，沿海岸向东大约五哩路有一个荒废的小教堂，草一直长到门口，但是还是看得出天花板上拜占庭镶嵌图案的影子。我敢说，有一根门柱是真正古多利安人的遗物。”

“这好得叫人没法相信了，”我说。“好吧，我就去吧；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在哪儿睡觉？睡在有正宗多利安时代臭虫的小旅馆吗？”

可是，不是这样。似乎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艾奇奥所有别的魅力在克里特或其他一二十个村庄都可以找到。可是，艾奇奥有一家旅馆。

实际上，这家旅馆是村里的咖啡店兼营的，在酒吧楼上辟出了两三个房间。但是，这个店连同邻近的小屋最近都被一个新主人买下了，要以它们为基础建一个舒适的小旅馆。

“他刚刚动手改建；实在说，我是他们的第一个顾客，”他说。“我知道当局正在打算尽快修条公路通向这个村子，买下小旅馆的那位亚克塞也在实施自己的计划。设备还比较简陋，但是很干净，还有——你等着看——吃的东西好极了。”

我带着畏惧看着他。除了好点的旅馆以及比较昂贵的大饭店之外，希腊的饭食——甚至偏爱希腊饕餮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很少有“好极了”的。千篇一律，说不上是热炒还是冷盆，样样都是温吞热。可是这里竟有一位丹麦人，一位道地的丹麦美食家（丹麦的饭菜在欧洲或许是首屈一指的）到希腊一个乡村小旅店来赞许他们的饭菜。

看到我的神情，他不由发笑，向我解释了其中之谜。“这问题很简单。这个人是伦敦苏禾区回来的希腊人，他原来是艾奇奥人，20年前去了伦敦，开饭店赚了大钱，现在回了家乡。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想定居故乡养老。不过他下狠心

要使故乡的名字标到地图上去，所以第一步先买下了旅店，并且从他的伦敦饭店里请来了一位朋友帮他，他们还没有正正规规开张起来，只是把现有的两个房间整理了一下，将另外一个房间改成浴室，自己烧饭自己享用。不过，他们会接待你的，尼科拉，我敢担保，干吗不试试？他们甚至连电话都装上了。”

第二天我打通了电话，店主人很吃惊，但很高兴。旅馆还未正式开张，他告诉我说，他们还在装修油漆，这一点请我能谅解，别的一个客人也没有，旅馆很简陋、宁静……可是当他听说我们要的正是这样的房间时，他似乎很乐意欢迎我们前去。

可是，我们的计划却没有能够顺利实施。本来弗兰西丝和我打算乘星期一夜班飞机到克里特，在伊腊克林过夜，第二天乘两周一班的汽车去艾奇奥的。可是到了星期天，她从佩特雷给我打来电话，说朋友们的船在那儿给耽搁了，求我别为了空等她白白浪费自己只有一星期的宝贵假期，要我径自先去克里特，让她自己尽快摸到那里。既然弗兰西丝有能耐到哪儿都能找到人，无需我多少帮助，我便吞下自己的失望，答应了她，想办法上了星期天晚班飞机，想在伊腊克林多待一天，星期二乘班车。但是斯陀德夫妇带来了机会，让我星期一早上搭乘他们的车直接去克里特的西南角。可不，我可不是到了这儿啦。手头还有一整天时间，落在这一片景致的中心。这景致，不管哪个决心离群索居的人想要怎样蛮野荒旷，都能使他得到满足。

我身后的陆地，地貌突然拔起，怪石嶙峋的小山丘陡峭地耸峙着，有的银中带绿，有的银里夹棕，有的白里带紫，一条条深沟浅缝在它们身上刻下纵横横横的皱皱，高空飘动

的卷云象是从远处模糊的山峰冒出的烟，云影飘移处，那些小山似乎也在移动。路下面朝海那边去的地方，地上绿意正浓，去艾奇奥的山径在希腊常青树丛间蜿蜒。路两旁，树丛长得象是堤岸一样，我闻得出其中还夹有马鞭草、薰衣草和鼠尾草。在滚烫的白石头与深绿的灌木丛之上，南欧紫荆高擎着紫瑞香色浓云一样的香花，枝条背着非洲季风，向地面探出。在陆地的远方，似乎远远在我脚下，我瞥见粼粼的闪光，那是海。

寂静。没有鸟叫，没有羊咩。只有一只蜜蜂在路边深蓝的鼠尾草上嗡嗡作响。除了眼前的路，除了那蜿蜒的山径，还有明朗的天底下一缕白色蒸汽，看不见任何其他迹象表明这里还有人迹。

我从落满尘埃的鼠尾草中间提起了箱子，向山径走去。

海上吹来一阵微风，山径正好下坡，所以我走得挺快。可是，我一直走了整整一刻钟才到达山嘴，上了原先被它遮住的那段路，又走了一二百码，才看见第一个有人的迹象。

这是一座桥，很小，用粗石砌的栏杆，把小路引过了一条窄窄的山溪，我估计艾奇奥的供水大概就靠它。从这里仍然看不到村子，不过我估摸它一定不太远了。山谷变宽了，显出了海的一大角，在闪着鳞光，一直延展到山径的下一个转弯口。

我在小桥上停了下来，放下箱子与肩上的背包，然后在一棵埃及榕树树荫下的桥栏上坐下来，晃悠着两腿，若有所思地盯着通向村子的山路出神。大海仍然——据我自己判断——离这里有大约半哩左右。桥下的小溪平缓地流着，旋涡接着旋涡地绕过波光粼粼的浅滩，两岸树丛间燃着鲜艳的南欧紫荆。除此之外，山谷中没有别的树，怪石嶙峋的山坡似

乎在蒸腾着热气。

中午时分。树叶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汨汨的流水声，偶尔有一只青蛙在桥下跳入水中发出“啪”的一声响动。

我向溪流上游望去，溪边一条山径在柳树下顺着小溪延伸。然后，我站了起来，把箱子提到桥下，小心地把它塞进一丛欧洲黑莓和野蔷薇丛中藏了起来。我把帆布袋甩上肩头，因为包里盛着午饭、水果，还有一瓶咖啡。旅馆并没指望我今天来。也罢，我干嘛不把这外快的一天捞着呢；我想在水边找一个凉爽点的地方吃饭，享受一番这山野的寂静与清宁，然后晚一点再去村上。

我沿着河边柳荫小道向前走。

小道不久就开始上坡，起初坡度不大，后来便越来越陡，溪底石头也更显嶙峋，随着溪流变窄为峡谷，溪水中急流险滩越来越多，潺潺流水声越来越响。所谓山道其实只是人畜粗粗踩出的痕迹。脚下溪流湍急，头上不见一线阳光，两边的树在头顶合拢，凤尾草垂挂下来，岩石间回响着我的脚步声。不过，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这个小峡谷肯定是人畜常走的通道：山道被脚印踩平，许多迹象足以证明骡子、驴子、绵羊天天都走这条道。

不一会我就弄清为什么了。我爬过了颇为陡峭的山坡，两边的松树越来越稀，到了坡顶，便出了峡谷的浓荫，面前展现出一片宽敞的小台地，估摸着有半哩宽，二三百码长，就象山腰伸出的一溜雨檐。

这是艾奇奥人的田地。小台地三面是树，向南，朝大海方向，这块田沿着大石块铺就的山坡一直延伸下去。在这片沃土非石，山拔地而起，在耀眼的日光下显得白里带黄，山

上这里那里到处可见一丛丛橄榄，象朵朵青云。岩裂纵横，裂口处长出树木，小溪就是从这些岩裂中的一个流下来，流过这块沃土，弯弯曲曲。台地上每一寸土地都耕耘了，菜田之间种着一行行果树：我看到有刺槐、杏树、四处可见的橄榄，还有柠檬。田块之间挖沟隔了开来，不然就筑上低低的石埂，上面杂乱地长着罂粟、茴香、欧芹以及其他种种药材，我知道，这些药草都会采集起来派用场。田边上，有不少小风车欢快地转动着白帆布风轮，将水车进纵横交错在这片干渴土地上的沟渠之中。

四周不见一个人影。我走过了最后一个风车，钻过了一行行藤萝，在一棵柠檬树荫下停了下来。

在这里，我犹豫起来，很想就此为止。海上吹来微风，柠檬花香得醉人，风光好极了——可在我脚下，苍蝇围着尘土中的驴粪嗡嗡作乱，一只红色烟壳被水浸湿，散了开来，挂在水边的草上。尽管它是名牌，不是那种蹩脚货，也改变不了它那种破败恶心的形象，那种肮脏的东西足以污损败坏一平方哩的农村。

我向另外一个方向，向山上望去。

克里特的白山真正是白色的。即使在盛夏雪化尽之后，它们的最高峰仍然闪耀着银光——光溜溜的灰石头在阳光下闪亮，颜色比它们背后湛蓝的天空还要淡，还要显得不实在，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众神之王就是在这些荒僻虚幻的峰颠之间出生的。因为，他们说，宙斯就生在白山里迪克托地方的一个山洞中，他们甚至可以把那个山洞指给你看……。

就在我沉思的时刻，那只大白鸟缓慢而悠闲地展翅从我身后浓密的叶间飞了出来，掠过我的头顶。这只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就象是一只小苍鹭，奶白色，长长的嘴。它飞的

样子就象苍鹭，头向后缩，拖着腿，翅膀向下有力地拍打。白鹭？我手搭凉棚看着它，它一直向太阳飞去，然后又转身飞回来，掠过柠檬树丛，沿着岩间裂沟向上飞，隐没在树丛之中。

当时我仍然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为什么，我也说不清，那只令我眼生的大白鸟；柠檬花的香气；风车帆叶的吱呀以及汨汨的流水声；透过银莲花的枝叶筛下来的斑驳阳光；最重要的，我第一次真正目睹充满传说的白山……所有这些似乎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魔力，快乐就象箭一样射来，这种突然而来的快乐促动着人的整个身心，那么明显，使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世界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我记得曾对美国人说过他们把我带来这里也就是给了我一天时间。现在我发现，他们确确实实是给了我一天时间，似乎已不再只是可见的机会了。我这不是在这儿了么，独自一个站在柠檬树下，对面是山径，帆布袋里有吃的东西，凭空得到一天时间，前面有一只白鸟引着路。

我朝身后闪着波光的大海看了最后一眼，然后，转脸往东北方向，迅速穿过树林，朝着蜿蜒伸向山腰的沟谷走去。

第 二 章

当她凝视着镜子般的水面，
透过她那褐色的卷发，
瞥见了自己的容颜，
一个影子，
似乎掠过了镜面……

——王尔德：《夏密德斯》

最后，由于肚子饿，我才停了下来。且不管是什么驱使着我独自一人在这里行进，反正这种动力使我走得很快，直到走下去很远，我才想到吃饭。

峡谷越变越宽，路也变得越来越陡，树越来越稀，太阳光照了进来。眼下山路象一条飘带挂在悬崖上，下面便是水。山谷另一面是石坡，偶尔有三两丛树，向着太阳。接下来山道便陡峭地爬向山口，看上去不常有人来去，常有树丛长得越过山道，合拢起来。有一次我还停下来拾一大串紫色兰花，那花就长在我的脚下，一点没有被碰伤。但是一般我总尽量拒绝遍生于每一个石缝间的野花的诱惑。我肚子很饿，只想在水边太阳地里找一块平地，停下来吃早就该吃的午饭。

现在，在我右前方的岩石间可以听到哗哗水声，比下方